



军事战略

全局在胸 决胜千里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略思维

□ 鲍世修

战略是一门进行全局筹划的学问，它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

全局性，是战略特性的最主要表现。什么是全局？凡属需高层次谋划和决策，又要照顾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性质的重大、相对独立的领域，都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表现在空间上，整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战区、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都可以是战略的全局。全局性还表现在时间上，贯穿于指导战争准备与实施的各个阶段和全过程。全局性，对于战略的领导和指挥者来说，则是必须把注意力摆在关照全局上面，胸怀全局，通观全局，处理好全局中的各种关系，抓住主要矛盾，解决关键问题，同时注意了解局

部，关心局部，特别是注意解决好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问题。全局性，既然如此重要，它便成为任何人进行战略思维时，必须放在首位思考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那是一个干戈挥动频频、掠夺战争与革命战争交织上演的时代，国际舞台上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测，常令人有眼花缭乱、难究底细的感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不一样。由于掌握有科学的思维方法，特别是善于从全局来透析错综复杂形势下各次政局、战局形成和演变的关键推力和各次事件中各方人士所追求的目标，因而，他们对各次相关事件所作出的判断和所下的结论，真的是让人不得不心悦诚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几个具体事例。

1 从区域、世界全局，看一国战略谋划

俄罗斯的振兴，起于彼得大帝；彼得大帝治国的最显赫成就，在于还都圣彼得堡。

彼得大帝（1672—1725年）是俄国历史上通过大力推行改革、使俄罗斯实现现代化的一位著名君主。他的治国之道，最为人称道的，是将俄国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了圣彼得堡。俄国原本是一个内陆国家，它长期以来一直缺少出海口。彼得大帝于1682年接位，1689年掌握实权。在那之后，为争夺出海口，他打了不少仗。对土耳其打过两次，目的是为了征服阿速夫海和黑海；而对瑞典的战争，即“北方战争”，一打就是11年，目的是为了控制波罗的海。此外，为了拥有里海，他还同波斯进行过战争。接下来，他马上抓紧做的一件事，就是在1712年把首都从莫斯科迁到了圣彼得堡。莫斯科，是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国几百年来历史和人文积淀形成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她作为俄国首都所具有的稳固性和权威性，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彼得大帝这种一反常态的迁都之举，在当时，确实让国内外深受震惊。随之而来的，则是众人对彼得大帝毅然迁都动机的常理推断。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了保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出海口。

2 从整个战场全局，看统帅用兵谋略

1870年7月，欧洲爆发了一场争夺大陆霸权、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战争——普法战争。在这场19世纪欧洲最受世界瞩目的战事中，普方负责战场最高指挥的，是其总参谋长老毛奇——一位才智过人、用兵老到的著名统帅。在战场上，为了迷惑交战对手，在普军完成对麦茨城的合围后，他让御用喉舌大肆散布普军正调集兵力急速向巴黎进军的消息。这样一来，欧洲当时军界和舆论界的注意力便一下子被吸引到了普法两军将会在巴黎城下进行一场规模宏大的决战上来，从而使许多战况推演分析家，都犯了只看战场局部、不识战役伪装、偏听偏信的严重错误。

恩格斯跟他们不一样。通过对普法战争从酝酿到触发、再到战争初期法军遭挫、麦茨被围等一系列战况发展的实际，以及两军在这一作战过程中彼此兵力消长增减变化的仔细观察，他敏锐地发现，当前，对老毛奇来说，下一步进军巴黎的最大障碍，是盘踞在法国东北部一隅的色当城周围的麦克马洪军团。于是，他力排众议，提出

了普军的主攻方向不是在巴黎，而是在色当。更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恩格斯，身在英国，仅仅根据他个人所能接触到的、欧洲各个通讯社公开报道的有限战场消息，竟然能在事件发生的很早之前就准确地预报了法军将惨遭覆灭的命运。

1870年8月26日，即在法军麦克马洪元帅于色当投降前一个星期，恩格斯在为英国《派尔-麦尔新闻》撰写的第十二篇《战争短评》中就曾明确指出：“麦克马洪的军队可能被迫在梅济埃尔和沙尔蒙-纪韦之间法国那片向比利时领土突出的狭窄地带投降。”战事进一步的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判断无比正确：1870年9月2日，麦克马洪的军队在比利时附近的色当终于战败，被迫投降；他本人和拿破仑第三同时沦为普军的俘虏。

恩格斯之所以能对战场战况发展真的做到料事如神，并由此而博得“将军”的美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有一个观察分析战场事态发展的全局视野和掌控战事博弈全盘棋子走动的战略眼光。

3 从国际战略格局和武器装备发展研制水平这个全局，看爆发世界战争的实际可能性

世界战争的爆发，不仅取决于利益相左的各军事集团的大肆集聚和积极备战，而且还要看整个国际战略格局和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是否允许相关国家走上这一步。

19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重要时期。在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垄断进程不断加快，殖民主义扩张和列强瓜分弱国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整个世界十分动荡不安。欧洲的局势则更为险恶。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德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这给俄国以可乘之机。它于1877年发动了对土耳其的进攻；显示了向巴尔干和中亚扩张的新势头，引起了英、奥、德的普遍不满，意大利由于在同法国争夺非洲殖民地中结下怨仇而迅速靠拢德、奥。这样，到80年代中、后期，以法、俄为一方和以德、奥、意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集团便在欧洲逐渐形成。它们竞相扩军备战，个个剑拔弩张，使战争的阴影笼罩整个欧洲大陆。在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情况下，国际上舆论界的各方时事评论家和战略分析家，几乎是同声一致地惊呼一场欧洲规模的全面战争正迫在眉睫，只有晚年的恩格斯对这种议论持反对态度。

恩格斯认为，要判断这样一场遍及全欧洲国家空前规模的战争是否会触发，不能只看当时各备战国家陈兵疆场、咄咄逼人的凶恶姿态，而是要全面考虑战争可能生成的各种主观条件和足以制止战争爆发的种种有利因素；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能对当时国际舞台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技发展等各种足以左右战争发生或延缓的诸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的全局观念。

恩格斯经过对喧嚣一时的大战迫近舆论浪潮周围的客观真实环境的认真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至少有5个方面的因素足以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战争的巨大规模使后果无法预料；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和飞速发展，使人们失去左右战争进程、稳操胜券的信心；热衷于挑起战争的国家自身存在着困难；在世界战争中，有时一国的有利战略地位能使别国的十倍努力归于落空；以各国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反战力量，牵制着欧洲列强战争计划的实现。尔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恩格斯的论断完全正确：欧洲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并没有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而是在事隔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即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爆发。

习近平主席指出：“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就是讲能打仗与不打仗、能打仗与打胜仗的辩证关系，即只有备战能战胜战，才能止战。

慎战——目标是推动持久和平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军事思想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智慧，其本质特征就是：求和平、谋统一、重防御。“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之“慎战”思想世代相传，时至今日，仍是中华民族战争文化的主流思想。“能战方能止战”这一战争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一脉相承。慎战是追求不战，但不是畏战，也不是不能战，是通过备战能战胜战达成“止战”。当今世界，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遵从国家发展大战略，抓住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以兴国强军，这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如何实现这一国家战略目标，必要条件是避免战争。但“战争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近代中国屈辱历史早已昭示我们，要想推动持久和平，惟有谋国家强盛、军队强大之势，这样才是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善之善策。

备战——途径是保障强国兴军

备战是止战的前提，其现实途径是强国兴军。毛泽东指出，对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一是反对，二是不怕。只有加强战备才有可能推迟战争；只有赢得自卫反击的小战才有可能避免大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在战争理论与实践上留给我们的伟大遗训。习近平主席高

瞻远瞩指出：要把战争问题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强调“有文事者，必有武备”。阐明了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必须坚持的原则。

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可靠保障，两者互相促进，互为基础，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离开经济谈国防和离开国防谈经济，既不科学也不现实。

坚持底线思维。古人云：兵不可玩，兵不可废；好战必亡，忘战必危。当前，我国正处在和平发展的重要窗口期，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使命任务依旧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坚持底线，着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备战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平时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坚持改革强军。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落后就要挨打。近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过多次军事变革，谁抓住了改革机遇，谁就成为强者。历史昭示我们，改革才能打胜仗。古中外，概莫能外。只有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构建能够打赢信息

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才能备无患，防患于未然。

胜战——根本是确保能打胜仗

备战的目标是胜战，胜战的根本是能打胜仗，最终达成止战的目的。

注重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所谓积极防御，目标是防御，要义在积极。只有把战略态势上的防御性同军事指导上的积极性统一起来，加强战略预置，注重深远经略，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谋取有利态势，最终转化为作战胜势。

掌握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习近平主席指出：“现代战争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变了。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否则的话只能是看西洋镜，不得要领。”技术决定战术。信息时代，新的战争手段和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涌现，只有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战争制胜普遍的、稳定的、经常起作用的基本原理，科学认识信息时代战争制胜机理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如何变化的，到底有哪些、表现形式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打赢现代战争的问题。

把握未来战争发展趋势。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关键窗口期，颠覆性军事技术全方位推动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推进信息化战争迈向高级阶段，也促使未来战争走向的不断演进。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登高望远、见微知著，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

新，有针对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我们只有紧跟新科技革命、新兴产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步伐，占领科技创新和军事创新制高点，才能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军事理论

美国网络战发展新趋势

□ 邓斯佳

作战理念由“攻防平衡”转向“以攻为主”

网络战是一种革命性的新型作战方式，既可实施单域作战，也可穿插于陆、海、空、天作战之中，在现代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独特作用愈加凸显。美国作为世界网络战力量最强大的国家，近年来种种举动表明，美国已确立了“以攻为主、先发制人”的网络战战略方针，攻防态势“由守转攻”。

2016年底，美国通过国防授权法，将原从属于美国战略司令部的网络战司令部提升为独立的统一化指挥单位，构成了总统——国防部长——作战司令部司令的网络战指挥机制，进一步提升了网络战的战略地位和作战价值。同时，赋予网络战司令部更大的网络反制权，允许充分利用技术优势，主动发起网络攻击，并要求具备进入并潜伏在任何公开或封闭的计算机网络的能力，平时窃取信息，战时先发制人；能够随时发起欺骗和拒止等攻击，无形中破坏对手的情报处理、指挥决策和武器控制等军事信息系统，并且秘密地破坏和控制对手的民用网络信息系统。目前，美国通过加强战略规划、强化同盟关系、遏制和削弱对手、制定国际标准等途径，进一步巩固在网络空间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已具备网络空间“先发制人”的能力。

运用方式由“偏重威慑”转向“突出实战”

美国是世界上首个提出“网络战争”概念，并将网络部队用于实战的国家。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再到2010年伊朗核设施遭受“震网”病毒攻击以及朝鲜“断网”事件，美国已由注重网络威慑转向更强调网络实战。近年来，美国围绕加强网络战实战化建设，加快推进实战化准备的进程。

在军队体制上，升格网络司令部，进一步理顺作战指挥链条，扩展网络战的实战应用价值；在力量编成上，把网军作为



战略性新型作战力量进行筹划建设，不断扩充网络部队，截至2016年10月底美军133支网络部队已经全部具备初步作战能力，人数达4684人，其中近一半部队已经具备全面作战能力；在装备研发上，遵循“边建边用、建用一体”的原则，不断加大网络战武器系统和装备的研发力度，网络战武器逐渐由“软杀伤”向“硬毁伤”方向发展，攻击破坏机理由破坏软件运行、瘫痪信息系统向摧毁网络自身硬件设备和联网硬件基础设施拓展；在备战演训上，突出实战性和对抗性，提出构建“网络持续训练环境”，积极推进网络战演习常态化，以提高和检验网络部队的实战能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2016年还通过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发动网络攻击，包括投放“网络炸弹”，攻击破坏其网络根据地，来校验网络战的实战能力和水平。这表明，伴随着美国网络战准备的基本就绪，很可能改变长期的网络威慑政策，转而以常态化的网络行动，包括网络攻击，来实现维护网络空间绝对优势地位的目标。

作战力量由“辅助支援”转向“跨域融合”

美国将网络空间列为继陆、海、空、太空后的第五作战领域，并加紧制定新的作战规则，加速网络战武器系统与传统武器系统的整合，将网络战概念融入美军各军兵种的战略目标，持续推进网络作战力量由以往的“辅助支援”向与传统作战力

量的“跨域融合”转变，构建全方位、全时域的联合作战体系。美军在2016年举行的“网络卫士”演习中，按照全域一体化作战的新理念，将网络战作为全域作战的一个战略重点，为各军兵种网络战部门提供逼真的背景，进行阻止和挫败敌方网络攻击的演训，提高在联合作战中实际运用网络战的能力。当前，网络空间作为新型作战领域，已嵌入到美军各军兵种日益多样化的现代武器系统之中，以谋取维持相应作战域优势，控制关键作战域，确保联合部队的行动自由；作为全新维度的作战领域，美军通过与各类传统作战平台的融合，发挥其“黏合剂”作用，以“能力集成”取代“能力叠加”，拓展网络空间作战样式在不同作战域的运用能力，提升传统作战领域的作战效能。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美军还提出“跨域联合”和“多域战”等概念，可以预见，未来美军将继续推动作战空间由传统作战领域向全域拓展，并推动作战方式由“联合协同”向“跨域协同”转变。

美军这些举动，无不凸显其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威慑和进攻姿态，释放出极其危险的信号。我国古代兵法有云，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由平面战场向虚拟多维战场延伸，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面对全新的作战领域，我们必须做出新的战略考量，并进一步升级应对之策。

外军动态